

7东28/16

供批判用

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的言论节录

一类，另上宁心……
 动，干了许多坏事，……
 一九七九年二月……
 夏邦银：……
 朱洪霞：……
 胡厚民：……
 夏邦银：……
 朱洪霞：……
 胡厚民：……

中共武汉市委材料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前 言

“四人帮”通过各种渠道把黑手伸进湖北武汉，指使和支持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批邓另搞一套，另立中心，大搞无政府主义，大搞反党篡权活动，干了许多坏事，严重地破坏了革命和生产。他们于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以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的名义，将所谓的《一封来信》和《公开信》以及口号报，贴遍了武汉三镇。这是他们重拉山头，自成体系，公开与省、市委分庭抗礼，妄图篡党夺权的宣言书、动员令。胡厚民用心险恶地说：“六九年反复旧期间，总理批评我们为什么不先向中央打个招呼？这一次我们先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信。”他们在武汉地区四处集会，八方串连，肆意歪曲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恶毒攻击华主席、叶副主席、李副总理，大整中央领导同志、省、市委和各级党委的黑材料，向“四人帮”投送，并且大量散布“四人帮”的黑话，煽动层层揪“代理人”，处处抓“走资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蛊惑人心，制造混乱，妄图夺权，流毒甚广，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彻底批判。

现将他们在街头贴出的《一封信》和《公开信》以及他们自行召开的一部分会议上的讲话，节录印发，供批判用。

目 录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节录)	(1)
《口号报》(节录)	(3)
《跟上形势 端正态度 积极领导》 ——致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节录)	(4)
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在他们自行召集的 一部分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6—27)
三月八日朱洪霞在武重俱乐部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6)
三月十四日朱洪霞在武重俱乐部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7)
三月十五日朱洪霞在市房地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7)
三月二十日朱洪霞等人在武胜路街头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8)
三月二十一日吴正斌在武胜路街头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10)
三月二十五日朱洪霞等人在市建工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11)
三月三十一日胡厚民、朱洪霞等人在市政三公司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15)

- 四月一日胡厚民等人在市建工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17）
- 四月四日朱洪霞、胡厚民等人在武胜路街头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18）
- （1）四月十三日朱洪霞、胡厚民在市建工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20）
- （2）四月十三日朱洪霞、胡厚民在江汉工人文化宫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21）
- （3）四月十五日顾建棠等人在市建工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23）
- （4）四月二十八日朱洪霞在国棉六厂子弟小学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23）
- （5）五月八日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在长航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24）
- （6）五月二十二日朱洪霞在江岸区环卫所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24）
- （7）七月九日夏邦银、胡厚民的讲话（节录）……………（25）
- 七月十三日潘洪斌在市房地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26）
- （8）七月十四日彭勋、顾建棠在国棉六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26）
- （9）……………（26）
- （10）……………（26）
- （11）……………（26）
- （12）……………（26）

《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
人以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的
名义，在武汉街头广为张贴《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
节录如下：

一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亿万革命人民正以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挥戈上阵，矛头直
指党内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

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刘少奇、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
被摧毁以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它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那
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并表示“永不翻案”的走资派真是“子
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他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干着“兴灭国，
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勾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猖狂地
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就是这个刮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总头目利
用已经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收罗党内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
的人，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

去年夏季前后，走资派刮起的那股右倾翻案风，也吹到了我们
湖北武汉地区。扬子江中一度恶浪翻滚，楚天上空几片乱云飞渡，

刘少奇、林彪阴魂不散，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谣言四起。他们举起“以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破烂，挥舞着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授与的“上方宝剑”，向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大砍大杀，恨不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统统吞掉。

十年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现实，……谁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我们就把这些地主还乡团统统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尽管走资派手里还有一部分权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但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盘根错节，必将倾刻瓦解，根深蒂固，到头来一朝覆亡，不论他们的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只要他们反对您的革命路线，顽抗到底，就是自取灭亡。等待他们的将是刘少奇、林彪的同样下场。

……

《口号报》

(节录)

二、坚决揭发批判湖北武汉地区（对）文化大革命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总根子总后台。

七、立即追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窜来湖北武汉地区搞阴谋的人和事！

八、强烈要求省、市委领导人答复我们的多次要求，召开省、市党委，省、市革命委员会两委扩大会议，回击右倾翻案风，揭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十二、坚决批判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

十三、坚决揭发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排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于革命的“老中青”三结合之外，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我“一月风暴”革命委员会。

《跟上形势 端正态度 积极领导》

——致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以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的名义，在武汉街头又张贴出致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一封公开信。节录如下：

现在有不少干部和群众反映说：我们湖北省、武汉市的各级革委会，有的早已名存实亡，有的名实双亡，有的则由“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这种批评是符合实际的，也是一针见血的。

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对待当前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有个别领导干部甚至给这场运动划框框，定调子，设障碍。

目前武汉全市布置大搞“两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对于革命大辩论和回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是大非问题却置诸脑后。

基层有少数对文化大革命在认识上没有过关的干部，也来了个“跛子拜年就地歪”，不轰自躺，未轰先跑，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工作推给别人，生产撒手不管，我们要求省、市委主要负责同

志密切注意这一事态的发展。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将随时揭露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强加给革命群众头上的估（故）伎重演。

你们当中不少的同志为什么在错误的路线、错误思潮面前总是不能识别，总是一拍即合，总是那么卖劲，为什么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又一次革命运动，老是很不理解，老是很不得力，老是很不认真，以致作出了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

希望你们向兄弟省、市党委学习，把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罪状，铅印成册，发到基层，供广大群众批判，以推动运动的深入和发展。

对去年因受“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而遭受无端歧视、无理处分、无辜迫害的同志，迅速纠正错误。

在这封《公开信》的后面还附有大标语。节录如下：

反复旧，反复辟，反翻案，反倒退！

还我一月风暴革委会！

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在他们 自行召集的一部分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三月八日朱洪霞在武重俱乐部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朱洪霞在会上介绍了所谓河南的经验，他说：“河南来的姓唐的说：‘毛主席说，支持革命造反派，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对压制革命造反派的要赶下台，城市的要赶到农村去’。河南的造反派已经组织起来了，抵制了党内的走资派，现在已经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

戴行江说：“我这次准备掉脑袋，也要干到底。我们打算把王福魁（武重党委书记）的讲话收集起来进行批判，要把王轰下台。我们要听夏邦银、谢望春的指挥。他们要我们冲就冲，要我们打就打，要我们杀就杀。夏邦银、谢望春要我们把火点得旺一些。团结起来，共同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

朱洪霞还说：“我们过去错过了三次机会，一次是陈再道下台，一次是刘丰下台，一次是批林批孔。现在走资派还在走，革命造反派就要斗。”

会议开始前，散发了二十条“口号报”，恶毒攻击李先念副总理和省委领导同志。

三月十四日朱洪霞在武重俱乐部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朱洪霞说：“河南、云南和全国各地，运动都是高潮，这次运动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我们向中央反映了湖北省、武汉市、武重党委对运动领导不力的情况，现在是夏邦银在领导我们。我们听夏邦银的指挥，就是听党委的指挥，夏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三月十五日朱洪霞在市房地局礼堂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三月十五日下午二点一刻至四点半钟，由朱洪霞、胡厚民等人在市房地局礼堂召开了全市区、局和一些单位的头头会议，会议由胡厚民主持，朱洪霞等人讲了话。

朱洪霞说：“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怕说我们是串连，说我们串连就是串连。走资派抓住文件中的几句话压我们，不理他。同志们说，文件中说，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这场运动。要看党委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你是执行的革命路线，我就听你的，象上海、清华大学那样我们就听，你是错误路线，我就坚决造你的反，跟你斗。我学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觉得造反派的担子更重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走资派和造反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走资派还在走，造反派就要坚决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不但我们

要斗，还要教育我们的儿子继续斗。同志们回去要动起来，要把钟家村、武胜路、三阳路、红钢城、司门口都占领起来，一人贴一条标语，在座的就有三、四百人，你们一人发动五人，你们都是头头，我看总可以吧，不要怕，他们说我们大字报上街，这是个方法问题。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就是方法错了，也不要紧。”“我们不要怕撤职、调离，文化大革命五个回合，我们那一行没有尝过，这次要掌握大方向。目前，有造反派、走资派。还有一个派，是走资派派生出来的，我们不管他。我们只要把走资派打倒了，那一派就自然消失了。”

三月二十日朱洪霞等人在武胜路街头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三月二十日晚七时一刻，朱洪霞、胡厚民等人在中山大道武胜路口新华书店门前集会。

朱洪霞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主席阐述得很清楚。从现在来看，存在着走资派，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现象。走资派要复辟，无产阶级造反派就要反复辟，我们不仅要现在斗，而且子子孙孙都要斗下去。十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十年一贯的革命造反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懂得了走资派要复辟，就要对革命造反派进行镇压。造反派和走资派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斗也是死，不斗也是死。”

胡厚民说：“江城沸腾起来了。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我们革命造反派努力的结果。十年来，我们紧跟毛主席揪出了刘少奇、林彪，现在，我们还要紧跟毛主席，揪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十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你斗他要杀你，你不斗他也要杀你，不是因为你不斗就不杀你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和一个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作了较量，打倒了王任重，赶走了陈再道，张体学死了，曾思玉滚出湖北了，这说明只有斗才能取得胜利！前两天，我们到省里敦促省委领导转弯子，改正错误，他们根本没有诚心，不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革命是会有曲折的，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聂年生说：“现在，弹痕遍地，吓坏了蓬间雀，那些大人物跑到了东湖疗养院，跑进了协和、同济医院的高干病房。我们决不能麻痹，要警惕走资派玩弄新花样，和他们斗争到底。”“对派性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是路线问题。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派性存在，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会有派性，不是走资派就是造反派，没有派性的人，就是没有观点的人，没有观点的人就等于死人。我们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了刘少奇、揪出了林彪，这不是事实吗？陈再道说我们是真右派、假左派。曾思玉、刘丰又说我们是‘五·一六’、‘北、决、扬’。邓小平更毒辣，以批资产阶级派性为名，大整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这些人都是‘三老牌’的，老反革命、老镇压群众、老走资派。我们也是‘三老’，老造反派、老无产阶级革命派、老走资派的老对手。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是搞派性，就

不敢动了，要把过去这样那样的帽子统统摘掉。我们造反派十年来是有斗争经验的，造劲更大了。但是，也有人对当前的运动信心不足，感到湖北走资派顽固，不一定攻得下来，这个观点不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大人物你不打，他就不倒……有中央委员夏邦银、候补委员谢望春和朱洪霞、吴焱金领导我们，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三月二十一日吴正斌在武胜路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吴正斌说：“当前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党的领导问题。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我们同意个人要服从组织。但是，还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现在的运动，省委领导不力，中央委员夏邦银领导我们干，还不是党的领导？不要被他们说的在党的领导下一类话而束缚了我们的手脚。二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我们在街头召开大会，大字报上街，这不是无政府。我们这些人都是各级革委会的副主任、常委、委员。是他们把政府搞垮了，把我们这些人下放的下放，批判的批判，拘留的拘留，外调的外调。如果说他们是政府，那么我们也是政府。我们就是他们的对立面，是对着干的。我们这次回击右倾翻案风，是在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是有政府的，不戴他那个无政府主义的帽子”。

三月二十五日朱洪霞等人在市建工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胡厚民说：“我讲四个问题。第一，关于形势问题。我们从小到大，从几个人发展到现在这么大的队伍，我们比在坐的同志强些，你们在武汉市受压，我们在农村，还有点小权。下步要壮大队伍，各单位头头回去后，要做发动工作。我们造走资派的反，一定要造，不造他要整你，造他要整你。我们的脑壳上刻了一个金印，是一个造字，你走到哪里都有个记号，他就要整你。唯一的办法就要跟他们斗，想溜是溜不掉的，只有造，只有斗。他们十八般武艺我们都领教过了，坐牢、办学习班、戴反革命帽子等等，不过如此。你不造反，就在家里听收音机、坐沙发、抱老婆、抱孩子，到头来还是落不到好的。历史上法家人物商鞅是车裂，少正卯暴尸三天……从个人来说，没有好下场，但从整个历史来说，他们立了功劳，记入了史册，几千年了，我们还在歌颂他们嘛。那时，社会制度不同，现在，有党中央和毛主席，但是还要冒风险，因为还有走资派。第二，到省委造反的经过情况……前段，省委开了座谈会，学了一下，批了一下，主要是批邓，次要的是批邓，最后还是批邓。他们手中有武器，是响尾蛇导弹，空对空。他们看到办公厅到处写的大标语，弹痕遍地，炮火连天，哎呀，我要飞呀，躲进了茶港，用这粗的木头把门顶住。我们不象过去那样冲，用喇叭车对着

喊，他们是怕老婆的，喇叭一喊，老婆就骂他们。我们的信发到北京，毛主席是收到了的”，“江青到湖北小组训了他们一个多小时，问他们：‘湖北的造反派还剩多少’，又说：‘造反派目前的形势是敌军围困万千重，你们回去要向造反派大大检查，层层检查，狠狠地作检查，我就是老造反派嘛’，他们回来根本不敢传达江青同志的指示，这是他们空虚的表现。第三，讲一讲省委主要领导人当前的动态。他们当前的动态有六点：一是‘一线希望’。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打不倒，邓小平打不得倒，在我们的观点看，了不起当一个王明之二，仍然把他留在党中央，作为历史上的反面教员。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机会主义的头子改也难，邓小平倒是绝对的，可能作为十一次路线斗争头子载入史册。所以，他们的一线希望是不会实现的。二是‘一种谬论’。他们说，湖北在去年批派性的问题不大。河南调走两千多，湖北只有五十多人嘛。这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你们整造反派，是从六八年捅蚂蜂窝就开始的。接着搞‘五·一六’、‘北、决、扬’，一直搞到现在。结合在县团级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由一万二千多人整到现在剩下的不到百分之一。我们的问题总没有曾思玉大吧，曾思玉都没怎么样，我们还能怎么样？！他们从不放过我们，只要他们的组织路线不变，就没有我们好日子过。我们要把湖北的问题，全部加以解决，判错了的要改，关错了的要放，滚出去了的要请进来。湖北的组织路线，不是问题不大，而是问题大得很。三是‘信文不信章’。省、市委的一个谬论就是你要相信中央文件，不要相信报纸。他们强调要按文件办事。据我们了

解，人民日报二月六日的文章，是一个华侨记者写的（按：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一文）主席对这篇文章批了八个大字：‘二六文章大得人心’。这篇文章写的很清楚，这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样的报导难道能不相信吗？写文章的华侨是非党员，现在已经入了党。四是‘一个靠山’。他们以为李先念在中央，可以给他们担担子。五是‘一张王牌’。他们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组织路线，他们在组织路线上造成了一派掌权的事实。你就是把上面的搞倒了，他的基础还是很巩固的。六是‘一个经验’。他们宁可犯方向路线错误，不犯组织路线的错误，中央说了就表态，中央不表态，就不作结论。第四，是团结问题。我们要团结，中央的一位有影响的领导同志说（注：这是指从上海传来的王洪文黑话）‘武汉的造反派有一个特点，你要他搞，他不搞，你不要他搞，他非要搞，形势一好就分裂’”、“对前一段的标语，是太上皇、鳖中王的提法要考虑。至于这个人在湖北搞了什么事，大家都是晓得的。我们送了不少材料，都转到他那里去了，他都没有很好处理，都压下来了。现在听说他病了，至于什么病，只有他知道。希望大家口号不要乱提，我还是主张，在中南路口那一条口号写的好‘工人阶级是一家，邓修复辟都要杀，历史旧帐莫纠缠，团结一致批臭他’，下一步如何搞，由顾建棠讲。我讲两句话作结束语：‘团结一致，放手发动群众，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朱洪霞说：“前一段斗争，大家冲杀出来，很勇敢，很坚决，表现了造反派的革命精神，我们被他们搞到农村，不怕阻力，回到

武汉积极投入战斗，在当前和今后，主要是立足于本单位，发动群众，没有群众，我们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任务就难以完成。只有组织庞大的造反派队伍，才能打倒走资派”。“今后我们要团结一致，坚定信心，排除各种阻力，壮大队伍，把回击右倾翻案风和揪走资派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顾建棠说：“新华社、人民日报记者找我们谈了个问题，我们把省委转不过弯子、领导这场运动不得力的情况向记者作了汇报。下步我们怎么行动讲四点：第一，召开大会批判邓修。时间在明后天，在这个会上，由朱洪霞、李想玉、吴毅金、胡厚民进行批判。上面批邓修，下面联系湖北的实际批，我们还有革命的代表，妇女代表，红小兵代表批判发言。看他们来不来（按：指省委负责人），他来就批他，他不来我看也不好向中央交代。连批邓大会你都不参加，说得过去？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及时向中央报告，下一个行动我们就要升级。第二，你们回去以后，根据各个单位的情况，有条件的可以行使革委会的职权，革命委员会好，是毛主席的批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难道只能让他们一派掌权？搞两摊子就搞两摊子嘛。第三，可以开展大辩论。我们不叫批判，叫辩论会。武重的可以找王福魁，长航的可以找贺崇升。第四，有的干部愿意转弯子，愿意跟我们谈心，我们不应回避。”

吴毅金说：“我们要决心更大些，信心更强些，一定要搞到底！”吴在分析了当前形势后，提出：“要澄清两个模糊认识。一是说我们不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认为，十年来都是在党中央、

毛主席领导下，高举造反派大旗，与走资派斗，上有党中央、毛主席，下有广大群众，不存在着不在党的领导下的问题。至于下面的党委，他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就听，他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我们就不听，还要跟他斗，要造他的反。他如果走资本主义我们也听他的，那还叫造反派？！湖北武汉大多数单位党委不转弯子，跟邓小平跑，是走资派，我们还听他的？二是说我们搞战斗队，拉山头的问题，有人问：你们到社会上来，搞广播车，这里开会，那里开会，不是山头又是什么？我们一没打牌子，二没树旗帜。我们之所以到一起来了，是因为邓小平一挥‘上方宝剑’，湖北武汉也跟着他砍砍杀杀，镇压了造反派，是还乡团回来了。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自觉地主动地联合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回击右倾翻案风，打倒还乡团，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们不是战斗队，我们不是山头，真正的战斗队、山头是走资派。

三月三十一日胡厚民、朱洪霞等人在市政三公司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时胡厚民、朱洪霞在市政三公司礼堂举行集会。

胡厚民说：“李先念毒得很，他执行邓小平的要依靠老家伙抓工作的指示，去年整顿软班子，把老家伙都搞上去，造成了一些执

行修正主义的班子，造成了既成事实，你不承认也得承认。我们向他们学习，要把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来，要执行革委会的权力，造成既成事实，让中央表态，看他们是修正主义还是我们是修正主义？”

“革命造反派要团结起来，没有走资派也就没有我们造反派，造反派是走资派培养起来的。我们造反派不要分这个观点那个观点”，“都要造走资派的反”，“造反就不要怕受压，去年省、市委把谢妙福抓起来，这是杀鸡给猴看，是对着我们来的，这是错误路线的典型表现。我们这些人生来就愿意坐牢吗？不是的，是他们逼的、强加的（朱洪霞插话：这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恶果）。我们不造走资派的反，不造修正主义的反，就没有好结果。”

朱洪霞说：“关于我们的决心，有的同志老是怀疑我们这些头头们的决心。”“夏邦银、谢望春等把大字报贴在墙上了，把决心贴在墙上了，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了。我们是决心同省、市委对着干的，我们基本上对他们不相信。”

“我们的部署，是要跟着中央的部署，不能跟着省、市委的部署走，他们搞学、批，空对空，我们要联系实际揭发批判走资派。”

“关于声势，有的同志主张游行，主张开万人大会，这当然是声势，但是搞运动不一定非要这样，不一定非要大吵，大闹。我们还是需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革委会不只是掺沙子，抛石子，而是要建班子，按单位、系统打革委会的牌子。革命委员会

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要扎扎实实地搞。”

“关于发动问题。我们要把党、团员发动起来。各单位都要注意做党、团员和干部的工作，争取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干。”

“关于团结问题，凡是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加强团结，不要在内部搞分裂，大家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月一日胡厚民等人在市建工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胡厚民说：“我谈谈今后打算。湖北的问题是没有发动群众，我们太右了。今天河南来了个同志给我谈，河南是三十七度，湖北才两度，河南热热闹闹，湖北冷冷清清。这个局面必须改变。下一步就是要把新生的革委会成立起来。我们在洪山路十三号，是个空中楼阁，没有基础。同志们要回去把革委会的摊子搭起来，牌子打出来。有的同志说，这不成了两套班子？两套就两套，这没关系嘛！可以分一分真假美猴王。我们当中，有的同志有点风就检讨，有的现在还在观风，那怎么行？！湖北武汉就是我们的‘地方’，就是本地区，我们完全是按中央四号文件办的，我们不搞战斗队，不拉山头，在本单位搞。有的走资派就是想让我们出去搞，走的越远越好。我们到北京有什么用？”“所以，我们这些革委会委员，常委，要理直气壮地把革委会搞起来。我们的重点是把工交、财贸战线搞起来。朱洪霞同志打算到交通局蹲点。我们这几个头头分了

个工。朱洪霞负责工交战线，胡厚民负责财贸战线，李想玉、潘洪斌、吴正斌负责城建战线。吴岱金等管文教。明天各战线再开会研究具体行动方案。各局、各公司、车间都要搞起来。八个区的常委要到各区革委会去办公。他们办公，我们也要办公。他们要我们抓生产，不背这个包袱，我们要抓革命。（这时下面递个条子：你们先在省、市做个样子嘛！）我们进驻十三号楼就是个样子。只要你们搞起来，吴岱金说了，他就敢召集各级革委会负责人会议。”“原来省委的一些干部分到郟阳、襄阳、宜昌的不少，他们消息很闭塞，我们还要到各县去发动。”“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革命不分先后，先出来的要谦虚，后出来的要向先出来的学习，后出来的多了，我们的队伍就壮大了。不是革委会常委、委员的，可以成立理论小组嘛，一起学习，一起搞运动。”

吴岱金说：“对省委我们基本上是不信任的，同志们不要抱幻想……。”

四月四日朱洪霞、胡厚民等人在武胜路街头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朱洪霞说：“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走资派不镇压造反派，不成其为走资派。造反派不造走资派的反，就不成其为造反派。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结束，这一场斗争就不会结束。”

胡厚民说：“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形势大好，这种形势是怎样来的？”他列举了他们十三次逼着省、市委召开两委会的情况后，说：“省委的领导人总是要找我们个别人谈，他们要阴谋，用威逼利诱的办法，分裂我们队伍，所以我们不同意个别谈，要谈集体谈。六九年反复旧期间，总理批评我们为什么不先向中央打个招呼？这一次，我们两个中央委员和省、市革委会的部分同志，先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信，报告了我们的决心和态度，这两封信拉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这两封信以后，武汉三镇大字报、大标语，成批的出来了，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了蓬间雀。”接着他介绍了纠缠省委，向省委施加压力的详细经过后，说：“我们提出的两个问题，五条要求，省、市委至今置之不理。现在，找我们谈就面对面的斗，不找我们谈就开大会，上面也斗，下面也斗，一直把走资派斗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胡厚民说：“他们造我们的谣言，说我们强行进驻省委。什么叫强行进驻？我们是省、市革委会的成员，谈了之后要安置住下来等省委答复，这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说我们强行进驻这是诬蔑。朱洪霞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七、八年，这是第一次行使职权。”“他们还说我们在那里抢饭……我们住省委招待所，到省委造走资派的反，能不给我们饭吃行吗？再说我们有些同志被你搞得家破人亡，停发工资，我们就是抢了也是理所当然的。”

胡厚民说：“最近中央发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是指南京的嘛！他们好象捞到了什么稻草似的，实际上通知主要是讲南京有人

把矛头指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我们湖北也有类似标语，省委至今不理睬，不表态。”还说：“江青同志最近接见四川的七位同志时，一个一个地问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观点。当然要问嘛，这是历史嘛。江青同志说：‘你们要把屁股坐到造反派这边来，这才是转弯，这才算彻底转弯。’我们向省委领导提出五条要求，这是转好弯子的最起码的要求。三月一日江青同志接见湖北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代表时说：‘你们要转好弯，快转弯，诚诚恳恳地向造反派作检查，我就是老造反派嘛’。他们封锁了中央指示精神。”

四月十二日朱洪霞、胡厚民在市建工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朱洪霞针对中央三个电话通知，说：“中央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我朱洪霞的，电话中是指‘他们拉走了省委领导’，不是指你们，这就是说不是指我们。至于其它通知，提出不准搞战斗队，我们都是各级革委会成员，都是有组织的，我们搞的不是战斗队。”

胡厚民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前一段的斗争，成绩是主要的，作法是稳妥的，形势很好。我们既没有打砸抢，也没有阻断交通，如果说我们阻断了交通，就只有一次，就是八号的武胜路大会，那是赵辛初搞的。我们也没有搞串连，没有搞战斗队。我们省、市革委会的部分领导成员，等待省委的答复，住进了十三号，这是无可非议的。有些受迫害的同志，他们出来闹革命，

没有吃的，没有住的，他们到十三号住一住，这不是什么山头。总之，我们前段的斗争，取得的成绩很大，主流是好的。虽然有缺点是支流，这一点要看清楚。”“下一步如何搞？我讲五点意见：一是抓好学习，要有组织的认真学；二是高举批邓大旗，掀起批邓高潮，各单位都要召开声讨和批判大会。他们开会我们要发言，审查稿子可以嘛。夏邦银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稿，他们审查了，一个字也不敢改。他的讲话水平最高，能够联系实际；三是要发动群众，彻底追查武汉类似北京的反革命事件。”“四是按原计划，原方法，把各级革委会搞起来。我们都是革委会的成员，到各区、各局去办公，怎么是串连呢？我们到各单位去，是促各级领导转好弯子，”“他们应该转好弯子。”“五是要抓好材料工作，这个工作很重要，我们要用材料说话。熊玉珍、郭洪斌、刘祖平的材料已经搞好了。但是我们布置了的任务，有的单位到现在没有把材料搞起来，这是不行的。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没有材料说话是不可能的。”最后，他说：“我们的基调是，形势大好，发动群众促省委转弯子。如果省委转了弯子，我们这个班子就和省委的班子合起来一起搞，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四月十三日朱洪霞、胡厚民在江汉工人文化宫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四月十三日下午一时四十分，朱洪霞、胡厚民等人以所谓“湖

北暨武汉市总工会”的名义，在江汉工人文化宫举行集会。朱、胡在会上讲了话。

朱洪霞说：“今天这个会是斗来的，他们前天在中山公园，以省、市总工会的名义，背着省、市总工会的十几个副主任，召开了一个声讨会。”“他们开了一个分裂的会，我们对着干，开一个团结的会。”“有的同志现在观望，有人说，搞得赢就搞，搞不赢就不搞。不斗争那来的胜利呢？！现在的斗争要按单位、按系统、按地区，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要充分发动群众，和省、市委斗。”

朱洪霞还说：“我们这几天，两个委员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一起学习了几次，大家体会很深。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些人掌权是个什么样子呢？”“应该是能上能下，密切联系群众，兢兢业业的为党工作，象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召开了那样大规模的会，会后，徐景贤、王秀珍等领导人和群众一起游行。”“我们一定要紧张的行动起来，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胡厚民说：“今天这个会开得好，好就好在我们同他们对着干，做出了样子。过去，我们是老虎嘴巴糍粑心，说了之后就不干。这一次，他们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搞翻案，他们借省、市总工会的名义召开的那个大会，把我们这些造反派、新生力量、副主任都排斥在外，不承认我们是省、市总工会的副主任、常委。”“经过前一段斗争，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方法是稳妥的，我们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我们的对

立面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四月十五日顾建棠等人在市建工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顾建棠说：“现在要象抗日战争那样搞统一战线，打土豪，分田地。要解决问题，就要斗争。武汉可能容易些，专县困难些。有些问题解决了，不见得路线问题解决了。要继续斗，不可沽名学霸王。上面要斗，下面要斗，上下结合。今后的斗争更艰苦，不能期待走资派的恩惠，不能听信走资派的甜言蜜语，要发扬勇敢战斗的精神，斗下去。今后我们要上促下动，打谈结合，独立自主，立足基层。上面动下面不动，不可能触动走资派。我们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是为了打。”“同志们说我们是外紧内松，现在要内紧外松。社会上的活动要搞，但更重要的是在各基层扎扎实实的搞”。

四月二十八日朱洪霞在国棉六厂子弟小学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朱洪霞说：“还要抓对革委会的态度问题，对革委会的态度就是对新生事物的态度，要捍卫一月风暴的成果，要坚持当时成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上海就是这么搞的。”“下一步要抓学、批、查、

请。”“学理论，批邓修，查反革命谣言，请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和群众出来工作，主要是请基层革委会的成员和干部出来工作。”

五月八日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在长航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夏邦银说：“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要追查谣言，要抓住不放，这几天就干这件事，别的事不干。追查谣言我们不能依靠省委。省委对‘江青九·七讲话’追得很起劲，追查‘总理遗言’很不得力。”“我们对追查政治谣言一定要抓住不放，追到底。追查政治谣言就是对翻案派、复辟派、走资派的沉重打击。抓追查政治谣言是大方向。”

胡厚民说：“有的同志说，我们撤出十三号楼以后，温度下降了，是不是我们搞错了？告诉同志们，我们没有错。我们前一段的搞法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我们第一个提出‘打倒邓小平，消灭还乡团。’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三、七开。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只是三分，说明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

五月二十二日朱洪霞在江岸区环卫所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朱洪霞说：“现在有人说我们熄火了，怎么熄火了昵？我们没

有熄火嘛！我们现在斗争方式改变了，不能象以前那样，乱冲，乱撞。”接着他谈到资产阶级法权，说：“以后我们掌了权，也要搞点法权，但不能象他们那样搞。”

“中央有个老造反派支持我们，这个老造反派叫我们赶快把湖北武汉地区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最近，我和夏邦银、谢望春、吴俊金、李想玉等五、六个人连夜赶写材料，连觉也睡不成。”“关于我们党组织的问题（按：指入党问题）他们不按中央的指示办，他们要犯错误的。我在很多会上，多次说过，武汉电信局的方景清搞得很不错，斗争很讲策略，搞的有理、有利、有节。人虽然不多，但是牌子终于挂出去了，我们不要千篇一律的挂革委会的牌子，有的原来没有革委会，现在挂牌子，他们就会说你是另立山头，就要抓辫子。”

“中央已经讲了，邓小平是还乡团的团长。邓小平揪出来了，还要把团员搞出来。邓小平搞修正主义是有组织的，肯定不是邓小平一个，现在不是熄火，我们造反派要进一步动员起来，进行斗争。”

七月九日夏邦银、胡厚民讲话（节录）

七月九日，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召开形势分析会。会上，他们说：“我们各省的情况都作了了解，四川最好，放了人，其他省没有这样做。四川不仅人放了，而且还安排了工作。河南造反派内

部分两派闹得很厉害，我们学习河南，主要是学习他们敢于造反、上台掌权的精神。”会上，对省里领导的情况也作了分析。他们说：“赵辛初六·一九讲话后，态度后退了。最近夏邦银几次找赵辛初，提出十几个问题要赵回答，赵答不出来。”“原来我们七月份要大搞的，现在要停停看看再搞。现在三件事要搞：街上的大标语、大字报可以贴；串连可以搞，交换交换情况嘛；定期分析会可以开。我们这样作，就抓不住什么辫子。主要在单位搞。”“对赵辛初的讲话，只能叫他前进，不能后退，看他怎么贯彻？”

七月十三日潘洪斌在市房地产局礼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潘洪斌说：“我们这些人‘上’是肯定的，问题是如何上，上去后怎么办？在斗争当中上，这是一个办法；等一等，省、市委转弯，做各级党委的工作，然后再上，这也是一种办法。不管是哪个办法，关键是我们要斗争。”

七月十四日彭勋、顾建棠在国棉六厂

集会上的讲话（节录）

七月十四日下午，在国棉六厂召开形势报告会，由彭勋、顾建

棠讲话。

彭勋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湖北武汉的形势后，说：“还要看到，阻力还不小，运动才刚刚开始。说运动刚刚开始这个话，不是我老彭说的。这是清华大学原井冈山报副总编辑、现校党委副书记吴炜煜同志说的（按：原文如此，吴炜煜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为什么说运动才刚刚开始？……第三，从认识还乡团的真实面目看，运动才刚刚开始，还乡团长是邓小平，还乡团员是什么样子？还不清楚。北京有总团，其他各省有没有分团？我说，从上到下都有走资派，都有还乡团。第四，从组织上巩固、捍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看，仅仅是开始。我们湖北的走资派，通过一捅二清三滚，把一月风暴的成果统统搞掉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照此办理呢？我们也要一批二清三滚，对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就是要他滚。”

顾建棠说：“我们武汉地区向北京汇报是经常的，但不能包罗万象。各单位、各部门都要主动向上汇报。”“我这里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吴炜煜同志，前不久接待武汉造反派的讲话，给大家念一下。吴炜煜同志说，当前要继续深入批邓，搞清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现在，这场斗争还刚刚开始。湖北不是在转弯吗？朱洪霞安排了工作，这是个形式，不是目的。要教育群众，掌握了马列主义，才能掌好权。不然，造反派就没有力量。还要看到，现在不是放几个人的问题，关键是要弄清路线是非。批邓要联系实际，大走资派、小走资派都是一路货色，走资派最怕联系实际。……”